

# 社会网络结构视域下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培育

◇ 陈军民

## 一、社会网络结构理论与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社会网络(关系)结构理论认为社会是由多个社会行动者及它们间的关系组成的集合,网络结构由节点与纽带组成,节点就是各种关系的连接点,纽带是联结各个行动者的软性要素,而建立和维护纽带需要消耗资源。乡村社会网络结构要素可分为资源要素和关系要素两大类,资源要素包括人口、自然资源、产业结构、生产生活设施等,关系要素包括文化、制度、组织等纽带关系。一系列的纽带关系及结构是农村社会功能发挥的主要组织机制。同样的要素,由不同的方式联结,就会形成不同的社会结构,产生不同的效应。社会的内部结构不但能够生长,由简单到复杂,而且新要素的出现会加速瓦解旧有的结构状态,从而引起经济社会全面的结构转换。

依据马克思的内外因理论和经济学的内生增长理论,乡村内生发展就是基于农村社会内部要素结构及关系,通过挖掘与整合村庄资源潜力,将政府的计划指导与村民的广泛参与相结合,激活“人、地、钱”三大要素,将农户分散零碎的努力,凝聚成一个统一性的合力结构,形成新的发展动能,以实现乡村社会功能的最大化。但每个乡村拥有的自然资源结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等资源要素结构不同,以及村落文化习俗、过往发展经验、组织等的各种形态组合或场景不同,所有这些资源要素及纽带关系共同构成了乡村振兴的动力系统集。

## 二、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形成的困境

(一)乡村振兴的行动主体失陷与高素质专业人才缺乏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老龄化”和“空心化”、农业“女性化”和“老年化”特征突显,大量农村青壮年常年异地化生活,对农村社区的公共事务的关注与参与不足,造成乡村振兴的行动主体失陷。当前我国相当一部分乡村由村委会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村干部的选拔往往倚重行政管理能力,对资本运营、管理分配与市场拓展等的能力不足,加大了集体资产运营管理上的风险。村集体经济组织也缺乏引进人才、留住人才的机制,造成能力强的职业经理人很难留在集体经济组织发挥作用。

(二)村集体经济薄弱与农村产业结构单一

现阶段我国大多数村级集体经济都比较薄弱。大部分地区村集体的收入来源局限于厂房、仓库、市场店面等物业的租赁收入及土地等资源的发包收入,缺乏优良的经营性资产,自身“造血能力”不足。

乡村产业结构单一,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难以支撑农民在县乡就业,大量青壮年农民离开乡村,到县外务工,使得乡村内生发展的人气支撑不足。

(三)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建设缺乏系统规划

据全国第三次农业普查统计,2016年末农村的部分生活设施、教育卫生设施、市场设施等建设与供给仍很不足。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主要依靠上级财政支持。

乡村建设缺乏系统性规划,私搭乱建的现象较

普遍,建设格局较为混乱。由于缺乏配套设施,往往导致单个项目的投入供给效果欠佳。

#### (四)乡村社会网络结构同质性高,结构洞缺乏

乡村社会是村民长期生活的区域,村民在地缘基础之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共同的组织生活场域,场域内成员的同质性高、生产生活相对封闭,每个村民拥有的关系资源存在大量重复,而非重复关系即结构洞相对较少,对外衔接的关键节点缺乏。乡村发展之所以落后,一方面在于乡村社会网络结构洞较少,难以为村民提供有效的发展资源,村民仅依靠有限的土地资源从事传统农业生产难以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也无法满足家庭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迫使村落青壮年外出寻求发展机会。另一方面,村落中的青壮年大量外出打工,不仅减少了乡村经济发展的劳动力资源,也进一步削减了村落中的市场机会,因为人口外流也制约了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这种制约实际是一种结构性的现实困境。

#### (五)乡村网络关系要素的纽带与控制功能弱

随着青壮年的大量转移,乡土文化对村民的教化与动员功能逐渐衰退。另一方面随着市场驱利经济的浸入,村民的行动逻辑逐渐还原为以家庭自我为中心的关系结构,村集体与村民之间的关系逐渐演变为集体的单方面给予,每个农户的理性算计和“搭便车”心理。乡土社会这种不良的文化心理结构也使村干部行政权威弱化与带动农民创新发展的动力严重不足,且在这种乡村文化当中,村干部的创造力也会被诱致到非生产性寻租活动领域里。

### 三、提升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建议

(一)壮大集体经济,优化集体经济组织权力控制结构

应加快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改变由村委会代行经济组织职能的现象,广泛吸纳农村发展经济能人、返乡创业农民工、青年大学生、经营大户、致富带头人和农业科技人员、现代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等各类专业人才加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大力发展乡村集体工业,壮大集体经济,不断增强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控制权力。鼓励省市县政

府各级党组织领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在党组织领导下,在确保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基础上,把农民组织起来,并通过立法的形式赋予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地位,进一步提高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行使职能的法理权威,增强村集体对乡村集体资产管理控制的强制力。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村民交流会、文化体育活动、就业创业等,加强村民之间的情感与生产等的交流与合作,引导更多的村民参与乡村的治理,将农户分散的资源以社区经济实体、股份合作制企业等组织形式联合起来,以提高集体经济组织在处理乡村社会事务中的认同权力。

#### (二)重视家族力量的组织和动员作用

家族是村民以血缘或亲缘关系为纽带,为寻求利益保护而自愿结成的组织共同体。家族权威以及家族力量对乡村振兴的作用不容忽视,家族血缘关系仍是农村最重要的可利用的互助资源,农村中各种经营事业都离不开宗族内的互助(如资金、劳动力、信息等支援)。村委会行政权威的发挥及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农村各家族组织的协调与支持,家族传统文化深深渗透到以村民参与为特征的村民自治进程之中,村干部在处理农村公共事务时往往要经过一番“公事公办”与“是亲三分向”的理与情之间权衡。农村各家族之间的斗争与联合深刻地影响着村庄治理和农民行为模式,其中家族权威人物在村庄事务中具有强大的集体行动动员与发起功能,且将家族传统文化与乡村正式权力合作,在调解家庭和村民间纠纷、增强村民对农村集体组织的认同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能够促进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协调和利用好家族权威是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重要保障。

(三)吸引财力、智力等权威精英填补农村社会结构洞

一是要通过教育培训、宣传引导、典型示范、边干边学等方式,帮助农民了解熟悉参与村级事务决策、协商和监督的权利、规则和途径,提升农民作为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和受益主体的能力,逐步培养农民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责任意识。二是通过政策引导为农村先富阶层、乡贤、返乡创业者等权威精英参

与乡村建设创造机会,鼓励他们在农村引领创办公司、合作社、团体等现代社会组织,并以组织为依托,帮扶普通农户从社会资源、人力资源、物质资源、金融资源及产业组合方面提升资源禀赋结构,提升农户家庭可持续的生计资本,形成稳固收入。三是建构包括原住村民和新村民(如返乡创业人员、驻村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等的新型社群,将现代高效的组织模式融入以血缘为纽带的乡邻关系之中,创新用人机制,在机构编制、职称职级、福利待遇等方面向基层组织倾斜,激发高素质专业人才到乡村干事创业的动力,盘活乡村集体经济,促进乡村社会获得均衡的、充分的发展机会,让乡村产业重新兴旺起来,使农村建立和积累较为充分的经济与社会资本,提升乡村的自我发展能力。

(四)挖掘和培育城乡间的联结权威精英,促进城乡居民之间的合作

农村最大的优势在于自然生态和资源的多样性,立足内生发展的重要措施构建农民与城市居民直接交易合作的平台,使农村的优势得以发挥,让城市的各类生产要素与农村的土地、生态、景观、文化等资源有效结合进而形成产业,实现城乡优势互补。以农业生产为例,农民渴望自己生产的产品能得到较高的回报,而城市居民希望能获取健康安全的食物,实现“有机消费”。如何把这种“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建立与维持下去,需要培育联结城乡之间的各种权威精英,构建以农民经纪人、专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各类中介组织为纽带,农业企业为龙头,农户参与为基础,城乡融合发展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如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城市居民社区开始涌现了大量的经纪人队伍,他们通

过微媒体构建交易平台联结城市社区居民,推介农产品,接受居民网上订单,然后线下到农村社区联系农户生产,为保障产品质量,纳入订单合作的农户必须按要求生产农产品,通过经纪人权威逐渐建立农村社区生产者与城市社区消费者的信任关系,有力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

(五)构建有利于乡村内生发展的文化心理结构

一是坚持从宗族文化中吸取有利于乡村发展的“合理内核”,如宗族文化倡导的群体精神、关注人际和谐、注重群体力量和利益、教化民众等,这对于凝聚乡村发展的力量具有重要的催化作用;同时,也必须消除宗族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如宗族内的等级隶属意识、人身依附关系及宗亲抱团对村民自治的冲击等。二是通过在农村社区大力普及和举办融民间信仰、文艺表演、集市交易、科技普及、道德教育及旅游观光于一体的多元文化活动,因势利导,移风易俗,培育有利于激励村民自立、自强、团结奋进的脱贫致富的社区文化心理结构。三是改革与完善村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其塑造成行政村的决议机关,而村委会则成为具体的执行机构。村民代表不仅成为联系村集体和村民的重要节点,而且也是参政议政的代言人;由村民代表大会对村委会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有助于克服村级组织行政化的倾向,形成风清气正的乡村文化,农村基层才能真正“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有章办事”,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基础才能夯实。

作者简介:陈军民,河南科技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摘自《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